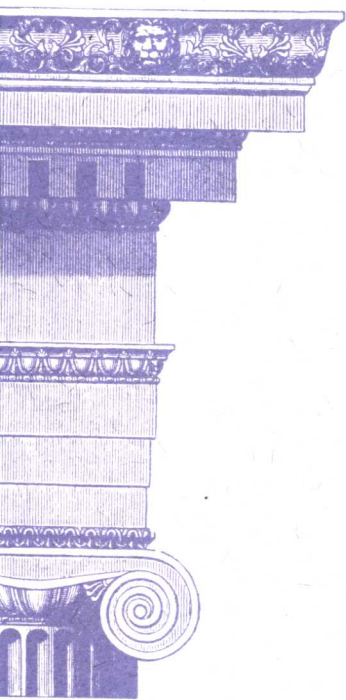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诗与宗教

汉斯·昆 瓦尔特·延斯著 李永平译

Shi yu Zongjiao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主 编 甘 阳

副主编 苏国勋 刘小枫



诗与宗教

汉斯·昆 瓦尔特·延斯著 李永平译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宗教 / (德) 昆, (德) 延斯著; 李永平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2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ISBN 7-108-02343-1

I. 诗... II. ①昆... ②延... ③李... III. 诗歌 -
对比研究 - 神学 - 德国 - 现代 IV. ①I516.072②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963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61 千字 图字 01-1999-0791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80 元

Walter Jens, Hans Kung

Dichtung und Religion

Copyright © 1988 by Walter Jens, Hans Kun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译西学典籍,如果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50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年6月于北京

前 言

诗与宗教：“唉，路易丝，算了吧……这是一个太宽广的领域”，冯塔纳笔下的那位好疑而又和蔼的布里斯特先生说道，但（让布里斯特太太遗憾的是），他还是以他惯有的方式思考了近代以来诗与信仰之间所具有的“持久的含混性”。

天地之间，无不充斥着含混、矛盾、对立统一、互证关系和辩证法（间或也会有地狱出现）。因此，本书的十六篇文章，所要阐明的恰是这样一种对诗歌和宗教均有助益的既充满张力又富于成效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虔诚，有时又具有挑衅性，甚至有时还是令人厌恶的。这些文章可以视为是在一个尚未敞开的领域的勘察，具有一种鸟瞰式的地形测量特征。其方法就是，借助于一个“引导人物”来论列某些特定的范围和时代，同时又通过对一部作品的描述去评鹭这个人物。宏观和微观分析、历史概观和细节说明，粗线条的把握和具体内容的描述，应当是互为补充的。在这方面，一般说来，神学家始终保持着一种来自奥林匹斯的目光，而文学研究者则具有一种同样不乏丰富的仰视目光（偶尔的角色互换不仅是允许

的，而且也是可期望的）。

本书的文章是以讲座为基础的，保留了口头传达的风格，其主旨在于，从17世纪以来的作家关于信仰在启蒙时代的可能性和界限的伟大对话中，揭示出一些恒常的和变化的东西，从这些对话可以看出，他们比职业的神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显得更极端、更彻底，因此也常常更富于启发性。

在下面的篇幅里，《诗与宗教》将展示：诗人的独白和经典性的证词具有怎样的面貌，以及那些超越了时代，在克尔凯郭尔与莱辛和帕斯卡尔，或者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展开的对话具有怎样的方式。我们的所谓“文章”，准确地说，仅只是“尝试”。它们是从多年的欢洽交谈中产生出来的，并希望引发对诗与宗教的重新思考。同时，它们也恳请作家和神学家敞开视野，相互学习。五百年前，蒂宾根大学的创始人是如何说的？
Attempto：大胆尝试吧。

瓦尔特·延斯 汉斯·昆

蒂宾根

1985年3月

前 言.....	1
----------	---

布莱斯·帕斯卡尔 《思想录》

汉斯·昆 现代精神觉醒中的宗教.....	3
瓦尔特·延斯 “确定性! 确定性!”	22

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 诗歌

汉斯·昆 宗教改革影响下的宗教.....	37
瓦尔特·延斯 “化剑为犁”	55

戈特霍尔德·埃夫赖姆·莱辛 《智者纳旦》

汉斯·昆 启蒙进程中的宗教.....	75
瓦尔特·延斯 “纳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的思想”	94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赞美诗

汉斯·昆 作为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和解的宗教..... 115

瓦尔特·延斯 “……守望和平” 137

诺瓦里斯 《基督教或欧罗巴》

汉斯·昆 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宗教..... 159

瓦尔特·延斯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伟大和平节” 178

索伦·克尔凯郭尔 《基督教中的实践》

汉斯·昆 与现世存在对立的宗教..... 201

瓦尔特·延斯 “现在人们需要成千上万的殉道者” 220

费尔多·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汉斯·昆 在无宗教对抗中的宗教..... 239

瓦尔特·延斯 “但我要看到

被谋杀者的复活并拥抱谋杀他的凶手” 261

弗兰茨·卡夫卡 《城堡》

汉斯·昆 现代性崩溃中的宗教..... 281

瓦尔特·延斯 “勿使人堕落!” 301

参考文献..... 320

译者后记..... 340

布莱斯·帕斯卡尔

《思想录》

汉斯·昆

现代精神觉醒中的宗教

宗教在现代的情形如何？现代通过宗教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些后现代的、已经变得缺乏自信的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如是发问。宗教是如何落到这种地步的？她，从前的女王，现在却成了婢女，成了身份低微的无公民权的市民；在科学和社会中乞求宽容和倾听；她初被忽视，继受冷落，终遭唾弃、诅咒和迫害。是的，我们如是发问，在平庸的非宗教和新浪漫主义唤醒的虔诚之间充满疑惑，在非神话化和再神话化之间犹豫不决。也许，在这一自视为人类进步的新时代的历史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获得了成功？人们把进步假定为向着最高存在的进步，三百年来，他们用各种语言，尤其在文学作品中，向这一最高存在高声唱着：“伟大的上帝，我们赞美你。”

是的，我们的讲座为什么从帕斯卡尔开始，以卡夫卡结束，这不是偶然也不是随意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对现代的一种诊断。就思想史而言，现代开始于17世纪的危机，即笛卡儿和帕斯卡尔，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危机，即尼采和卡夫卡。在帕斯卡尔和卡夫卡之间，我们将会从伟大作家的主要作品中，窥见现

代宗教的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生动鲜活的历史：由格吕菲乌斯——帕斯卡尔的同时代人开始了在德国三十年战争时期依然深入人心的宗教改革思想，由莱辛开始了在德国无人能替的以辉煌的文学成就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但 18 世纪末，启蒙运动愈来愈受到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的质疑和问难，其中以荷尔德林和诺瓦里斯为代表。真正的现代危机继之而来。在 19 世纪，它以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标志，但只有到 20 世纪这一危机的影响才充分地产生出来。如果说帕斯卡尔的名字代表了现代的觉醒，那么卡夫卡的名字则代表了现代的崩溃。

三百年前——世界从总体上看依然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政府信奉基督教，而法国民众则信奉天主教。每天中午，法国的君王都出席一次庄严的弥撒，每个礼拜日，整个宫廷都去做礼拜仪式……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在后来被称为《思想录》的那部随笔、笔记和片断的汇集中写道：“人们鄙视宗教，他们仇恨宗教并害怕宗教是真的。”（《思想录》，第 187 段）从《思想录》可知，帕斯卡尔计划为“基督教的真理”写一篇规模宏大的辩护词。

17 世纪中叶，即使在法国，秩序、权威、戒律、等级和教义也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但批判的思想家早已察觉，专制统治者和那些阿谀奉承的主教们却披着国教的堂皇外衣，肆无忌惮地滥用宗教，以至于变成了他们骄奢淫逸的工具。人们对宗教的热忱急剧冷淡，一场文化的、甚至政治的普遍变化正如山雨欲来：它表现为信念、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今天人们所说的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

“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第 162 段）帕斯卡尔说得不错：世界历史的进程经常是由一些细小的事情决定的。它不仅为罕见的“人类命运的转

折”(施特凡·茨威格语)所引导,而且也受制于一种“总体状况”(即范式),绝非是那些偶然的“震撼世界的转变”(歌德语)所能操纵。

基督教历史上首次向新的范式,即一种新的世界、社会、教会和神学的基本模式的突进,便发生在帕斯卡尔时代,这一突进最初并不是来自神学和教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即来自那个正迅速“尘世化”或“世俗化”并从教会和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毋庸置疑,一个复杂而广泛的世俗化和解放的进程,在中世纪盛期已初露端倪,及至肯定尘世的文艺复兴,一直到17世纪方勃然兴起的反禁欲的人本主义,而越发清晰可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突变,一个可与宗教改革相媲美的重要事件。迄至17世纪,欧洲的文化,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基本上为基督教所决定和渗透。但现在,精神生活开始不依赖于教会而发展,并且因为教会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这里的关键词是“哥白尼的转向”,即“科学和哲学的革命”。中世纪的思想统一性开始瓦解:人作为个体占据了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人的视野也无限地扩大和多样化:在地理学上是新大陆的发现,在物理学上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这一切将会带来什么呢?是人类的伟大,抑或人类的不幸?

帕斯卡尔——与笛卡儿一道——以其卓异的才华代表了法兰西伟大世纪的现代精神。的确,无论在他本人身上,还是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那些在后来时代日益决定和塑造着世界并使之陷入危机的力量:科学、技术和工业。

科学是现代兴起的首要力量。16岁时,帕斯卡尔已经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数学家。他是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并为微积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用自己发明的气压计证明真空的存在,推翻了“自然畏惧真空”的古老神话,此外,他还提出了液体平衡理论。在实

验方面，帕斯卡尔远远胜过他的同时代人笛卡儿，他用实例向其时代表明了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科学所具有的力量。是的，知识就是力量，按照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卒于1626年，为帕斯卡尔的前一代人）的幻想（《新阿特兰提斯》），现代科学能够使人类的所有需要都得到和谐的满足，如：一个有益的依赖于科学技术专家的政治和一个普遍的和平。

现代兴起的另一力量就是技术。帕斯卡尔19岁时发明了法国的第一台计算器（席克哈特教授的蒂宾根计算器是1623年！）；随着水压泵的发明，帕斯卡尔从液体平衡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作为原始计算器的工程师和设计者，显然他不会不预感到，转化为技术的经验科学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自然以及人类。

工业，作为科学和技术的产物，是现代的第三大力量。它从帕斯卡尔身上得到了体现：帕斯卡尔设计制造计算器，并不是出于自我消遣的兴趣，而是为了帮助公务繁忙的父亲，时正为黎塞留效力，担任税务法院院长。这台计算器，经过五十多次的改进终于完成之后，帕斯卡尔随即申请了专利，他印刷出产品说明书，计划投入批量生产，只是因为缺少技术工人和资金，这一计划才搁浅下来。在晚年孤独的岁月中，帕斯卡尔还设计了横贯整个巴黎的公共马车交通图，并创建了一个公共马车公司（这也许是欧洲大陆的第一个股份公司）。就公司运作而言，这位“巴黎阿基米德”的名声远高于其计算器之上。这意味着：自帕斯卡尔始，现代组织者和现代企业家的雏形已经出现了，而在著名的财政大臣柯尔倍尔主张重商主义经济的时期，法国的工场手工业比以往更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特征是“industrie”，即“富有创造能力的勤奋”（不久这个词在德语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外来词）。这种“勤奋”构成了18世纪以英法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思想和社会史的前提条件：从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农业和城市出现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它使现代最终成为工业时代。

然而，什么是推动这一思想和社会历史运动的巨大力量呢？对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教会和教皇是关键词，对于宗教改革，“圣言”是关键词。那么，对于新时代即现代，关键词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理性”（Ratio、Raison、Vernunft）！确实，前所未有的现代运动正是建立在对人类理性的巨大信任之上的。如伽利略以不同于路德的方式所表明的，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的或教皇的“理性”（Raison）。“推理”（Raisonnement）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当时“räsonieren”（推论）还根本不是一个贬义词。“理性”（Raison）及其尺度、克制、平衡、比例，将会使人获得合乎人性的才智和教养。

众所周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中，人们对生活和世界就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开始思考人的尊严，以使人从中世纪的秩序中摆脱出来；特别是艺术，现在已不再束缚于那个完全以超验为指向的中世纪的秩序结构，而是转向了自身目的：审美具有自己的价值，它清晰地表现在纯粹世俗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收藏中。但这一切都是伴着向后凝视的炯炯目光，从一种思古之情怀中生发出来的：它的咒语就是复活（Wieder-geburt）。

但在17世纪，欧洲知识精英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不再依赖权威，目光朝向未来，他们的思想显示出一种为现代所独具的渐进性（Progressivität），不是引经据典，或步武古人（文艺复兴），或斤斤于《圣经》（宗教改革），而是诉求于人的自足理性。在伏尔泰看来，正是这一理性原则——作为人类思想的绝对尺度和人类进步的动力——使路易十四时代超过了欧洲历史上的其他三个伟大的文化时代，即伯里